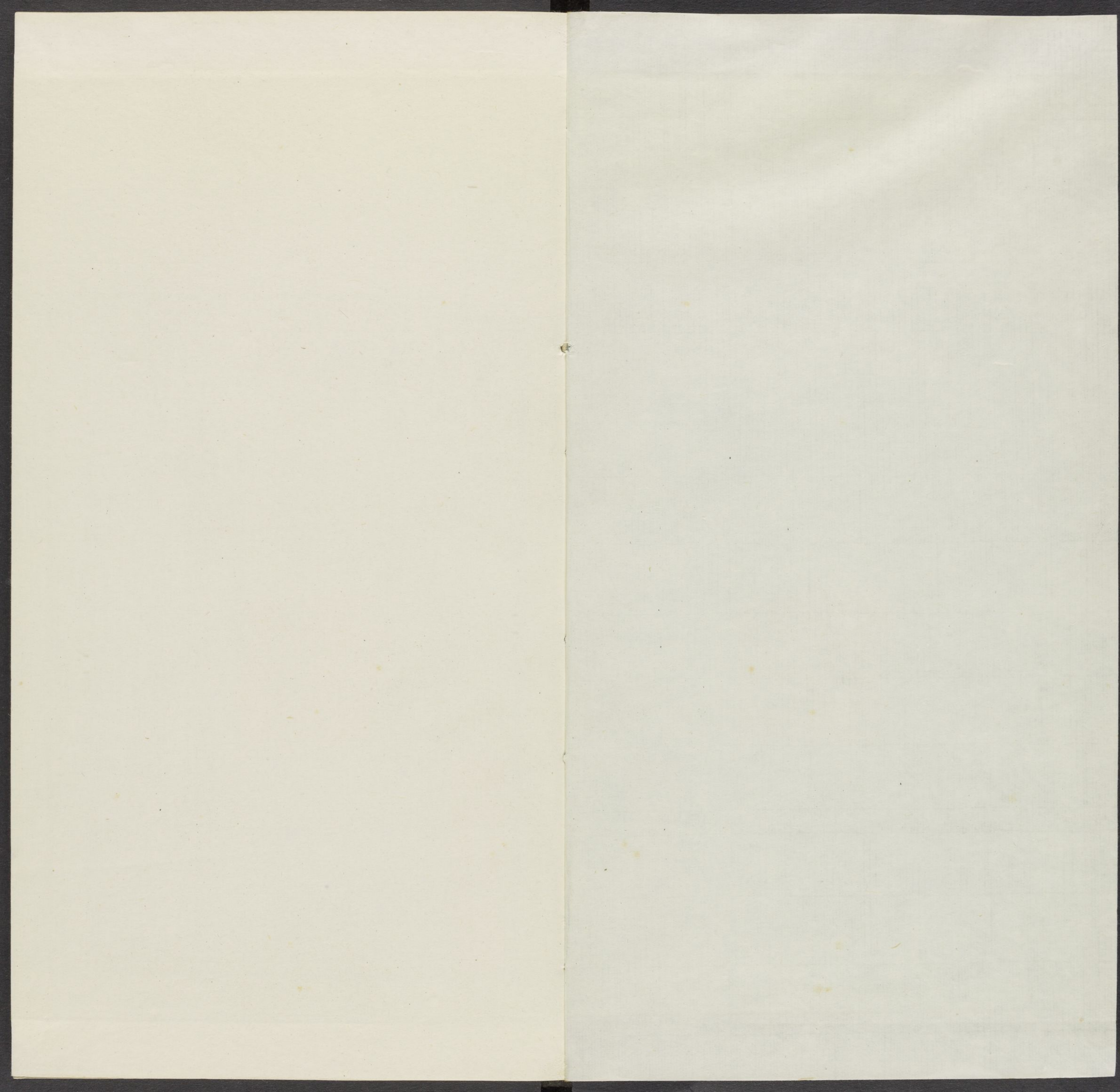


17

T 5344/4512





天陽集卷第四十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琦著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墓誌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
外郎尹公墓表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
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
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
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

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
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質
古今開判疑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
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
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
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
其言者為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成等十數篇以
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
為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

仲淹相過

與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
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
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
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
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徙唐
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
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
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
開府永興軍以經畧招討之予與范公為之副
公為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

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
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
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
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
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
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
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
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仕福
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卽移文慶帥辛其
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

去夏公奏公爲專徙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
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畧部署司事涇
原乘葛師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罅百漏
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爲陝西
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滄議遣其屬官著作佐
郎董士廉與滄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
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
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
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
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

濟今無故奪諸羗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滄等功朝廷卒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

河陝二府皆擇人徙知

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安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

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
 州酒稅得疾泔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
 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
 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
 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
 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
 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
 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
 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
 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

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
 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
 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
 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
 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
 道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
 而堡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讎然來服則久而
 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
 耳乃自請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
 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忼慨自謂忠義

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
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
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
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莘莘
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
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讒毀遂終貶官
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爲善而得
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
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
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

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平天不
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
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王家道後
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
弟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
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明法子男四人
長曰朴竒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
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
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

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葬于緱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

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公和從故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故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志寧字宗儒其先渤海人唐末亂遠祖避地澤潞而遷洛遂為河南洛陽人曾祖達祖潛值五代多故皆以儒術自富不求聞達父素能世其學而喜黃老言高故不仕以公貴累贈

尚書刑部侍郎公幼沉敏補以學強記未冠已能
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嘗得志於至篤忽夢神人以
兵畧授之寤而疾頓愈因取諸家兵法讀之了
如夙習盡得微奧於是益臨地子史及陰陽讖緯
之書究古今治亂成敗之世慨然以功名自任
咸平中舉明經授邛州安一尉丁刑部憂服除
再調鄆縣主簿時真宗
之士公乃上所著平菟
勝科京兆守向公聞干占
龍圖閣公極陳用兵方占
且言事莫備于師

卦因講其卦于上前真宗大悅親諭公曰他日
勿愁好官朕將貴汝尋免策試特授大理評事
屢乘間賜對必移刻執政惡之諷有司出公知
越州蕭山縣改衛尉寺丞徙知潯州轉大理寺
丞丁母南陽縣太君并氏憂服除赴闕復數召
對真宗嘗諭二府大臣曰高某事業才識不可
得卿等宜善任之既而面賜五品服通判潞州
歲餘復自言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召赴闕
執政以制舉非其時罷之特改太子左贊善大
夫換供備庫副使知祁州居頃之真宗不豫公

拜章請覲及對密奏今上德業日新願早建東宮以安天下之心真宗大寤面賜黃金五十兩還所治乃詔公凡所奏事許附入內內侍省通進無關銀臺代還改西京作坊副使知趙州真宗疾甚公又拜疏請東宮監國以釋萬物之類今上登極轉如京副使改知滄州天聖中河北大雨傷民田壞三十餘城召歸爲體量安撫公悉心經畫先賑恤而後力役已而民安城完天子以爲稱職改東染院使充益利路兵馬鈐轄歲餘召還轉崇儀使充河北沿邊安撫副使改

內園使知趙州徙霸州景祐初上以公先朝屢陳建儲監國之議特授宮苑使達州刺史以旌其忠繼徙深洛隰三州趙元昊初反公自隰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十數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元昊舉兵寇延州劉平石元孫陷于賊公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公言亟召至闕問今宜何爲策公曰今將不達權謀而兵未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旣成上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皆出行伍

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公又言元
 昊北與契丹通宜為備即命公為河北諸州安
 撫使以經畧之本道有嫉公之統制者言于朝
 曰今特置使以啓虜疑不若俾兼他職而陰主
 其事改授西上閣門使知滄州未幾虜果背約
 以書要關南舊地徙知定州改鎮定路鈐轄公
 始以得時自喜曰虜果敢先發吾以術致其師
 當一戰以破之日訓飭士衆以期立功會朝廷
 遣使復通虜好公雅志卒不遂即上章告老詔
 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公既得謝乃與鄧國

張公太子少師任公暨休官諸老凡九人放
 林泉間以詩酒相娛樂追唐白傅九老之會京
 洛好事家多圖寫而傳之慶曆五年中天子思
 公命就第訪以邊計公即以前在河北致敵取
 勝之畫及別陳制虜上中下三策上之朝廷嘉
 納賜以縑帛復從其請特改殿中監致仕享明
 堂恩轉衛尉卿皇祐五年四月十一日無疾而
 終享壽八十三臨終復出書一通授諸子曰吾
 生無以報國死而不言其恨無窮書奏所言皆
 國家大務天子憐之錄其三孫焉公少有大志

達權變善論兵而未嘗輕與人言特為真宗所知
知亟被進擢不由薦引其後有所施設而多為當塗者沮撓故常自比淮陰武鄉侯而謂不偶
蕭何徐庶人雖異其言而朝廷不能果于信用使功業不大見于世時論惜之然歷守河北邊
要諸州及繼領兵鈴安撫之任朝廷以此事倚公其重如此則其馭邊經遠之術用于時者可
勝載哉公於民政專以仁惠為本北人被公之化者至今歌思之所著皇王治統文武經緯太平
助化策儒將前議兵機總要周易化源圖總

名之為關外書行于世公四娶陶氏丹陽縣人
邊氏未及封韓氏長安縣君皆以淑行悉德宗
黨賢之並先公而亡馬氏今封京兆郡君追往
撫孤義隆慈篤子八人損巽賁震蒙大理寺丞
皆早世復前權撫州軍事判官天性孝謹治父
學善議論漸蔡州平輿縣令渙西頭供奉官皆
自樹立志與其宗女二人長適兵部員外郎王
田次適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趙及孫男八
人孫女九人至和元年十月十九日漸渙舉公
及三天人之喪葬于河南縣縣南鄉某原前葬

復泣來請銘歸而暴卒公余姊壻也既悉其生平出處大節又感復勤孝而死於義當銘銘曰天下之難莫如用兵國之安危士之死生公得之神學而易明時果吾用功其決成意公之策大疑小行志卒不遂歸老于卿昔遇真皇言從計聽儲副之議發于志誠惟天所錫壽考安榮諸子皆孝力事所望山東而安伊西而清此藏公骨不藏公名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

孫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海亭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所不為冠冕名族曾祖真祖鎰生五代間恬晦仕父庸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開封府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徙居潁川今為潁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數千卷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大名公為少子獨個儻任俠好擊劔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肯勤閱父書暨二兄舉進士繼為天下第一於是刻意為學而天性警拔不數年能踵二兄之業咸平三年復一上中進士第特契丹尚擾北

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以自便公獨請補威虜
軍判官冀乘時自奮以見功業已而契丹講和
公志不就再調號州軍事推官用知已薦授大
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改開封府封丘縣真
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為頓遞使表公知襄邑縣
駕還職辨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惠王公
隨出知應天府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政尚寬易
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
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闊達持重然每
聞人之善喜如已出見非義者甚於世仇處身

一盛一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
兄連舉冠多士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聳慕皆
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至于父兄之訓子弟必
舉孫氏以為勸唯恨其不及也不二十年間公
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衰薨不振
僅存嗣續獨公子周為比部員外郎知洛州端
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嚮學天顧孫氏而俾復
興者其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

登朝累贈公光祿少卿母夫人追封陳留縣太
 君男二人長曰咸敘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
 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羲次適大理寺丞楚
 元卿次二人幼為尸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
 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
 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
 周不幸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記
 一二得舅撫大槩以路之斯不朽矣銘曰
 猗公之為超然遠馳如慕古人功名自期志兮
 也非時卒繼曰仲以文發基試才部已

吏憚民熙壽齒于天用不大施惟公之宗始盛
 中衰衰而復興在公本支在子能孝卜兆符龜
 祔公先塋神兮安之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

張公墓誌銘并序

故贈遂州觀察使張公亢之將葬也諸孤具公
 之官次與平生之施為泣來告曰公曩師西邊
 我先子實備將佐其忘身扞寇勤苦百為固不
 待疏列而公知之詳矣昔种侯世衡事范文正
 公宣力環延及其亡也文正親為文以誌其墓

蓋悉其故吏之勞書之所以爲勸也我先子之事其著如此公恐遺而不書哉予哀其誠而義不可以辭故爲之叙曰公字公壽其先濮州臨濮人曾祖裕恬晦不仕祖居實鄂州嘉魚令父餘慶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吏部尚書逮嘉魚葬于宋故今爲宋人公少磊落有大志博學能文之外喜讀諸家兵法常慕古大夫立竒功偉節以震暴於當世不爲拘儒齷齪之行始冠中天禧三年甲科任廣安軍判官滿歲再調應天府推官南都地素卑民苦水患公爲治白沙石梁

二渠壅者悉通而田以歲繼以本道轉運使上其狀就改大理寺丞知南京西守判官事府尹晏元獻公性方嚴少許可獨知公府事無鉅細皆以屬之而無不集者轉殿中丞應李文定公辟簽書西京留守判官事籍田恩遷太常博士改屯田員外郎徙通判環州未行政鎮戎軍公素負膽畧旣得貳邊政以吳性凶殘喜誅殺勢制又論西北一垂攻守共言深切較著前後章數十上於是天子知公有將帥之材數欲用

之會丁母憂去職未幾契丹聚兵幽涿北邊搖
動乃擢公爲如京使知安肅軍事詔趣之任公
不得已而起召對便坐公奏曰契丹被先帝大
恩歲享金繒之賜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反疑
爲中國所窺故爲此耳不足慮也萬一背約臣
請擐甲爲諸軍先上壯而遣之公至則務廣恩
信前爲防之過者盡以撤去爾虜卒無他遷莊
宅使徙瀛州事實元初元昊累反上記公言亟
改右驎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渭州事涇
州當寇之衝而地殊坦平在四路中其責尤重

公守備嚴密軍政修舉賊度不可犯乃會兵入
鄜延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爲賊所擒
關內大震乃以公領忠州刺史充鄜延路鈐轄
兼知鄜州事未幾改西上閣門使充本路都鈐
轄駐于延州時范文正公帥延以國士待公凡
深謀大議公必預焉慶曆元年秋賊入麟府陷
豐州破麟府之間諸堡寨圍府州事聞乃命公
爲并代都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賊攻城
幾旬日不能下引大兵出境而留軍屯府北之
瑠璃堡時縱遊騎四鈔二州閉壘不敢出人情

大恐公自受命晝夜馳至府城下城中尚不敢
啓關公出所受勅示之而呼曰我新張軍馬也
衆心始安乃啓關公入卽大啓諸所塞門縱民
出入視禁旅尚數千人皆奔北之餘股栗無關
志公乃募執役下軍之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
賊至暮爭持賊首以獻公躬自犒獎取錦袍以
衣之大夸于城中連數日皆獲賊如前賞於是
禁旅悉慙而奮曰我輩豈不如彼下軍者願出
效死公庶其可使卽命擊瑠璃之賊衆馳至賊
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餘皆奔去獲牛馬

駟以下數公盡

始後然自府

餉麟非兵衛不敢進二年正月麟之郊賞至上
遣中使督公護送賊果出鈔奪不能得乃聚兵
數萬邀歸路公回至栢子寨遇之時衆不滿三
千公激之曰汝輩皆陷死地能前鬪則生不然
則盡死於是士皆感動爭奮會天大風公乘順
風以擊賊賊遂大亂斬首六百餘級賊相蹂踐
赴崖谷死者不勝計軍益大振乃脩復二州之
間賊所破堡寨有寧遠寨者据麟府之中最號
險要建興役出兵爭之公命虎翼軍執萬勝

置旗幟為軍號，伏賊賊，素知萬勝新軍之罷軟者，果輕犯之而虎。馬等齊發短兵，繼前公及遣騎將出賊。不踰月而五寨立。餘級。所通麟府往來之。一徑耳旁皆空曠。增並邊諸柵以相維衛，則秦漢之尸可歸。河外安矣。議未下。契丹渝盟，河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為定帥，宗勳為鎮帥，而以公領果州團練使為廩帥。位兼將相，而公以才望參其謀。論。

之居數月，契丹再議通好。元昊入涇原，大為驚。懷敏樂戰死之，關內復大震。改公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本路都總管兼知渭州事。公西時授詔戍時上道，及至渭，賊去方數日，四野一空，瘡痍滿城，編戶屬羌皆逃散。失業公盡慮經制，殆忘寢食。曾未數月，境內以完。逮鄭公戩來帥，四路與公處事不相合。朝廷知其不能容，乃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兼經畧招討副使。而御史梁堅復撫公細故，論之于朝，遂起獄。邠州窮治數月，不能得公大過，猶奪。

引進使充本路鈐轄居無何夏人與契丹有隙
大戰黃河外時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被詔宣
撫河東以備之復還公引進使爲并代路副都
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公至河外
親按形勢利害以爲不增廣堡寨則河外終不
安乃奏用公前議仍以公總其事詔可之經畧
使明公鎬以謀不出于帥府極奏言其不可又
屢以文移沮止之公執不聽興作如初不踰時
而諸寨成乃自劾違經畧使節制上知其利置
而不問凡建寨十四於是燕漢歸者數千戶歲

減戍兵萬人省轉輸萬萬計虜不敢窺邊而河
外遂無虞久之復徙爲高陽關路副都總管兼
知瀛州事瀛城小而民衆邊有警則自外至者
無所容公奏廣東南關與大城接民大喜爭出
貲以助費時夏文莊公留守北都兼河北路安
撫使以公嘗在西邊不附已因奏曰今與虜和
而廣城不可復命公止其役公曰當俟報不可
止城幾就詔領眉州防禦使復帥涇原而瀛城
後人卒成之衆論爲便時渭軍郊恩有賜帛庫
中所有物良而估直賤二司所給物下而估直

高公乃命增損其直而使兩均之以便請者轉
運使乃奏公擅減三司賞給之價夏公時在樞
密院公遂坐此奪所領防禦使降知磁州事御
史宋禧不知其詳又疏公向以庫銀假牙吏而
易得利而歸已今責尚輕於是又奪公引進使
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事其後三司所給
諸路軍賜率得更平其估而陝西轉運使又奏
公向假庫銀利悉以資牙校而非公自取也公
旣無名被貶不出一言以自辨但以徙內地不
當享俸願復臺省舊官退治僻郡乃改將行

知和州事坐所舉官累徙知均州事始赴上召
還復爲引進使領果州團練使入朝復眉州防
禦使充真定府路副都總管明堂恩遷客省使
初公督役河外暴露原野爲大寒所中得足疾
久之方愈至是復作求解兵任改知衛州事徙
知懷州事出視河防與隣州守相遇於境上監
司以爲言徙鈐轄曹州改河陽兵馬總管公辭
以疾願還朝籍授秘書監未幾復爲客省使充
徐州總管領防禦如故嘉祐六年六月二十九
日以疾卒時年六十三御史中丞王公疇上言

張某有再造麟府之功不加褒恤無以勸天下
 上亦惻然思其勞故優贈以官非常典也公氣
 貌魁傑襟懷擴然無貴賤一以誠接之御軍雖
 嚴明而人悅其平恕故每臨敵士皆願奮而投
 死未嘗少挫涇原屬羌感公恩信凡易地必遮
 道匍匐號泣請留公移日不能去麟府蕃漢之
 民幾萬戶得骨肉相保生業完復荷公之德最
 深聞公之喪皆拊膺慟哭曰亡吾父矣往往繪
 公像祠之而至今不敢斥其姓唯呼之曰閤使
 公重義輕財出於天性赴人之急殊無愛惜在

邊賞犒軍士牛酒必豐公帑不充則傾家橐以
 濟之內外親族貧無以資者必分俸周給故忌
 嫉之人緣公好施多組織疑似相擠陷而屢遭
 謫官然公乃怡然未嘗感感于懷也嗚呼公文
 武之材可謂著矣自二垂有警西之急則自北
 而西北之急則自西而北當倉卒之際未嘗不
 首被選任公以忠義自許不顧險艱卒能成卓
 然之功向之處公麾下如狄青王信輩皆積小
 勞而膺大任者不可勝數而公蹇而不偶徘徊
 于橫班者幾二十年及其病也則又彈射遷逐

曾不得有少安之地悲夫然仕患有聲而無實
果有其實也雖見抑於生前必蒙榮於身後茲
公所以膺顯贈信前烈傳諸信史爲不可泯之
光耀識者之辨孰得孰失公初娶尚氏封壽陽
縣君再娶侍其氏封樂安縣君子男九人杰西
頭供奉官樵信州軍事推官黯右侍禁焄左侍
禁杰右侍禁煦徐州滕縣主簿烈左班殿直儻
試祕書省校書郎默早天杰樵烈皆先公而亡
女四人長適殿中丞趙約之次適著作佐郎高
士倫次適太原府陽曲縣主簿榮咨道次在室

八年十月十八日其姪三司戶部副使壽與
之諸孤舉公與夫人尚氏之喪葬於宋城縣長
樂鄉之清溝里其銘曰

惟人之稟固罕兼備志于大者或遺其細故昔
任人必隨以器小不之疵衆長參治騏驥在絆
責以千里欲馳而蹶咎則誰致稱善御者夫豈
如是噫猶公兮用終不旣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郎中杜公

墓誌銘

公諱起字齊賢其先京兆杜陵人曾祖合唐末

徙家蜀郡成都縣祖祚皆以世亂不仕父崇幼以文行稱值孟氏據蜀耻就偽祿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乃盡室來京師未幾以疾亡公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公倜儻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書舉進士兩上不中第常謂人曰大丈夫當學文武之道立大功以取貴仕章句篆刻不足為也景德初契丹犯塞真宗皇帝議親征將幸澶淵公曰此吾時也乃攜所著禦戎策詣闕以獻大抵舉漢唐制虜之失以質當今之宜且言契丹可屈之狀上覽而

奇之翌日以褐衣詔對便殿公又面進十奇陳河北用兵形勢上大嗟賞將試以官且問其欲公以母老寓居壽州之壽春縣願便於就養於是特賜進士第授壽春縣主簿以榮之公至縣屬歲大歉乃出家財犒親舊盡率其贏以哺飢者為諸縣倡旁邑豪聞風始競納粟民賴以濟郡守周公絳表稱其能自以為不及公繇是益知名再調越州山陰尉滿歲補舒州望江令縣之丁版自李氏納土五十年間數登者增其賦亡者不除籍民甚苦之而不敢訴公以非國家

意悉蠲除之又以大水害民田流殍者衆卽發
縣廩以賑民旣而白州自効其專州將媿而不
敢詰遠近稱之秩滿授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太
夫人梁氏憂去職服除用交靜呂公夷簡薦章
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春縣事在縣疏
治壞塘溉田數千頃民感其惠縣有唐史君杜
公生祠乃圖公像於廟而配食焉今上卽位遷
祕書丞賜五品服尋以謀葬壽春請換近邑徙
知濠州定遠縣事俄轉太常博士通判興元府
事代還進秩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事嘗

與郡守因議事不相合時章獻皇后臨朝中
人過郡知而奏之迺與郡守兩得罪公卽授海
州監稅明道改元以恩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通
判信州事途次杭州覽湖山之勝喜謂家人曰
吾得終焉之所矣亟上章請老未報感疾終于
杭州之碧波亭享年七十二公素負器業以功
名自許當草澤賜對之辰首乞復有唐識洞韜
畧等科以拔異材後卒施用罷山陰又上書言
和戎之利不可以恃而安也願益講武備爲長
轡遠馭之策會時方承平不克伸其志乃屈於

郡縣之治故其善政遺愛及民者多矣昔漢文
歎李廣之才以謂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其命也夫公娶楊氏故禮部尚書昭儉之孫殿
中丞正之女累封永安縣君事夫治家動有法
度後公再月而亡子昉博學能政初叙公致政
恩補郊社齋郎今爲太子中舍女三人長適進
士穆震次適左侍禁閣門祇候王中立次適屯
田員外郎于房孫五人曰偉中進士乙科泉州
清溪縣尉曰儀郊社齋郎曰儀曰伾曰偕悉舉
進士中舍君登朝贈公工部郎中夫人追封天

水縣太君皇祐三年八月六日中舍君自抗舉
公與夫人之喪歸壽州以十一月二十五日葬
于壽春縣仙鄉張直村從先屯田之兆葬之前
中舍君具述先烈請銘其實予以友壻之分義
不可讓乃爲銘曰

嗚呼杜公何材業之備兮位則不充豈所蘊者
大兮不時之逢著其事於官政兮挹循吏之高
風有子克家兮命則考終慶流厥後兮與休聲
而曷窮

故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張君墓誌銘序

景祐元年春三月十八日上御崇政殿親試天下所貢士命近臣較其文而以張君唐卿爲之冠越八日上復臨軒賜君第一人及第君素以文行爲東州士人所稱又鄉舉與禮部試俱在高等及春榜下衆論翕然以爲得人君時集同榜諸進士于相國佛舍處凡動作無一不如宜者故雖宿儒舊學當世知名之士無不瞻企歎伏其處其下曰得狀元者如此吾榜之光矣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陝府事君才敏識高於吏不通達佐府未數月治聲四出時雨水害

田君爲親按屬縣得民可蠲其賦者十九遂以白轉運使而轉運使尚欲哀取不肯如君言君卽抗疏陳其事詔從之又民有孀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于其尊也乃從繼父壙中盜母之喪而歸與父同瘞焉事敗時君權府事有司請論如法君曰是特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斷之邪遂杖而釋之然後具其事以聞朝廷是之其恤物平刑多此類也四年春丁父憂去職君天性純孝自訃至晝夜號慟不絕聲聞者爲之感愴終以哀毀過甚踰月得

疾嘔血而卒年二十八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字
希元青州人娶王氏都官員外郎告之女生一
女後君一年不育曾祖昂贈職方郎中祖從贈
祕書少監父思終太常博士贈度支員外郎母
王氏贈長壽縣太君君幼聰悟喜讀書不與諸
兒相戲狎方十歲則語默有常節家人僕隸率
不敢以童子待及長耽玩經史殆忘寢食每文
章之出遠近爲之傳誦與石守道游最相知守
道嘗有書遺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入聖
中余通判淄州君時年十七自青州持書來訪

余觀其文雄偉老重殊不類少年者所爲亟加
禮接之自是余常謂人曰張某必取高科有盛
名於天下君之親友往往記余言以爲知人文
正范公亦知君爲深常與余評論人物喟然謂
余曰凡布衣應科舉得試殿廷下必婉辭過謹
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爲積善成德
論獨言切規諫冀以感寤人生立朝可知矣使
今而在必以直道爲一時名臣其推重如此第
祕書丞唐民雋警有文知名于世丁仁壽憂雖
家甚貧而力謀舉父母與諸兄之喪以嘉祐四

年春歸葬鄉里將葬以書來告曰公知監丞兄
之深者願得公文以誌其墓乃爲銘曰

嗚呼希元天地之久人生其間百年一瞬何較
聘顏唯得令名猶穹壤然亘千萬世不隕不穢
君得之矣夫何恨焉余爲斯銘不愧其傳嗚呼
希元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
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
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

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
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
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
爲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
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
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
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
時搢紳草澤上書以方畧言者數百人余請田
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爲第一然
恠其所論特竒疑非仁濟言旣而知處厚代爲

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
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
才必為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
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貶
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
宗氏一男曰渙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
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
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
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
維壽維天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天而傳嗚呼

處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
善兮不年天果主邪胡為而然

安陽集卷第四十七

安陽集卷第四十八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琦著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墓誌

故許州觀察推官曾君墓誌銘

余慶曆末作帥中山時曾君以布衣來請見與
之語皆根本道義觀其文則典瞻而可喜余固
知其遠到者遂延之公館使與諸子姪游而為
學益勤為文益工皇祐四年秋與余姪直彥俱
赴舉京師春預崇政試皆登乙科君補安肅軍

司理參軍歸故里奉二親以之任官滿用薦者
得補永州祁陽令尋丁母陸氏憂服除再調桂
州臨桂令會余爲仁廟山陵使辟掌牋奏永昭
訖事奏其勞擢授許州觀察推官值歲大旱民
飢疫作州缺守而無見糧君亟白轉運使願得
一奏牘持之至闕下訴于執政者宜有以濟轉
運使如其請君卽馳至丞相府上其奏其言飢
餒乏食之狀不急爲之救則死者不可勝計矣
朝廷始驚乃運京倉與江淮所漕粟往賑之君
歸而飢者聚州下無慮數萬人君日復周視之

均其廩食病者則躬致其醫藥雖民賴以再生
而君遂爲疫所中卒不能起年四十四治平四
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名炳字文伯建昌之南
豐人父仲舒有道不仕子思古思中思遠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村將葬諸子泣
來請曰先子公之門生而素被知者得公一銘
而內之壙中存歿之光矣銘曰

有才而不得殫其蘊有祿而不得終其養雖力
仁而濟物兮反自罹其天喪茲天道之難知而
世人之共悲者則余也豈獨以門人而大愴

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其第五兄著作諱璩有子尚書比部員外郎監
在京翹院正彥援郊祀恩贈兄尚書職方員外
郎熙寧三年冬得告焚黃因自襄邑遷其妻王
氏之柩歸千里中而母安康郡太君欲同展塋
域正彥即奉以行未幾正彥來報始至相未厝
王氏即侍母六君歷拜先坐及次新安墳所而
母太君宿疾忽作十三日終于孝親佛
舍其得訃駭泣既而其豈偶然哉方吾嫂
康寧時專意來其時而忍焉不起

具免夫道路肩挽搖頓之苦而無甚寒極暑
力難進之患去吾職方兄之塚百步而近安
以歸其夫壙中非積善之至孰享茲福嫂姓陳
氏曾祖從信事太宗于潛邸深曉財計及卽位
寢被顯擢終左衛大將軍度支使祖惟德以蔭
補衛尉寺丞父止元幼嗜學舉進士未第而卒
嫂年十八歸於職方兄天資婉淑事其姑秦國
太夫人曲盡婦道當兄之未官貲用多乏中饋
之事怡然自力未嘗少懈秦國亦愛而遇之猶
息女也執秦國喪號奉几筵動必如禮接內外

宗黨柔和自下故皆得其歡服性仁慈信奉釋教誠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亟自損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日則先期齋潔躬誦佛書以嚴追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兄方逾強仕而歿嫂發居唯正彥一子孜孜訓導遂以成立而正彥亦篤孝過人凡嫂起居之際朝夕在傍侍膳則進其可食者而去其不可食者以至衣之薄厚必使宜其涼燠平居左右瞻仰顏色若稍失調適則惶遽按閱方書裁量藥劑唯恐其意之不及也俟嫂痊復已方少安嫂用是

每體中有少不佳或隱而不自言慮其子勞軫之過也然嫂雖享年六十有八不爲不壽而不足以及副其孝養之心甚可哀也四女長適尚書職方員外郎王克存次適大理寺丞王居正次適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李清臣次適屯田郎中成黼皆聞人材彥士族欽矚嫂始封保寧縣君次封保寧縣太君次封安康郡太君一以正彥升朝遇郊恩餘皆某頃在宰府陳情特封非常例也以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合祔於職方兄之塋將葬正彥曰母太君平生懿行美德無如叔

知之詳叔當以銘銘曰

惟人之生云胡不逝惟逝之藏其致匪易噫嘻
安康終也特異躬來展塋始次墳寺疾生莫測
遽不能治旁視夫穴不勞而暨非福之全事豈
斯契慶曆乙酉實爲兄誌日月之馳僅將及世
今茲熙寧辛亥之歲又銘吾嫂哀胡可旣書其
大方是謂無媿

故仁壽縣君張氏墓誌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彥妻張氏職方郎中文公
之女性柔靜自幼不安語笑唯姆訓是

韓氏儀德益修平居端然以法度自處
式之公彥在官潔廉自奉菲薄而張氏素淳
能內爲之助治家無一橫費故用度自給而俸
常有餘時俗所尚於婦人服玩尤變易不常工
人每高其直以相誘銜往往捐故所有甘心而
趨之惟恐其後也而張氏目之淡然未嘗爲之
少動實閨壺之難能也公彥遇嘉祐恭謝天地
恩封仁壽縣君四年春公彥亡張氏哀久成疾
八年三月十日卒于相州感化鄉之私第年五
十四長子曰確試秘書省校書郎次曰愷力學

未仕俱早世次曰恬祕書省校書郎尤孝而有
文張氏亡摧毀骨立其年冬亦卒次曰恪方肆
進士業五女長適鎮潼軍觀察推官孫扶次二
女俱早亡次適新州新興尉監襄邑倉王愷次
適相州司戶參軍陳厚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
日以其叔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乃舉張氏
之柩納公彥壙中銘

嗚呼張氏處婦之道靜以約兮侈麗之事婦人
所好殊能畧兮闈內之治宗姻以法德云邈兮
享年不遐有子多喪天乎虐兮

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余第四姪尚書比部員外郎正彥妻王氏故相
文正公曾之孫刑部郎中祕閣校理繹之女也
文正公以道德忠信相仁宗以興太平大名重
望爲諸宰之冠而治家不失儒素閨門肅然故
王氏自幼已稔習其門法婉嫕之行不教而脩
旣歸韓氏以淳約之性職我內事能持已不自
厚而遇衆以均從正彥崎嶇小官雖浣衣薄食
未嘗有不滿之色和睦內外怡怡如也宗黨賢
之事其姑安康郡太君年踰二紀柔順之道終

始不懈嘗以尊幼被疾外無良醫遂精意方書
晝夜研誦卒通其大方門內病者或自治之多
獲痊已正彥登朝遇郊恩封壽安縣君熙寧二
年春正彥通判越州代歸塗次秀州舟中得暴
疾數日遽不可治年三十九二月二十一日也
五男長曰輯婺州司戶參軍次曰嚮曰邕曰喬
並勤于學朱仕次幼未名三女長適進士張元
素二並在室而輯自王氏之亡守其柩至于終
喪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姑安康之葬王氏
從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西南術者

云外厥穴也銘曰

王氏之生賢相之家能蹈世法不驕以夸德則
多美命兮不邀福善之報其當爾邪

汝東平縣君呂氏墓誌銘

余長子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忠彥妻呂氏故相
文靖公夷簡之孫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
公弼之女也文靖公以王佐之才輔相仁廟二
十年間仁恩德澤浹洽天下而觀文公繼以隆
名偉業居右府翼兩朝故呂氏襲其京慶而賢
明柔淑之性邈然宜異於衆也年十六歸韓氏

雖尚妙年能以貴相之家輒自驕懈婦道修
謹過於老成其姑衛國夫人崔氏愛而撫之謂
其可教衛國治家謹肅仁而好施親族無踈近
資卹周至其心勤勤唯恐不及呂氏常在左右
朝夕師仰稟訓不怠悉能知其薄已厚物之膏
及衛國之薨余則以家事付之呂氏奉其姑禮
淡揚然不敢失凡所施設與衛國平日無少異
焉於是內外欣服知克紹其風矣治平二年秋
得疾淹久數泣而謂忠彥曰我疾勢日加萬病
不可治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舊恩以續之

二之好不絕如故我死無恨矣

八月四日果以其疾卒年二十七時觀文公始

病貳樞府悲思不已乃為奏得追封東平縣君

生三子長曰錦孫次曰密孫皆早夭次曰治太

常寺太祝聰謹嗜學呂氏尤所鍾愛忠彥不忍

去其遺言為娶其妹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因其伯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自京遷呂氏

之柩席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先姑夫人之北

次銘曰

嘗得衛國同吾壺中治家之法惟平以公內外

少陽集卷之四十八
黨無恩不蒙呂氏嗣之得其清風如何不幸
年以終失吾良婦哀兮可窮

少陽集卷之四十八

